

## 2006 马列毛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回事

2006 年 5 月 10 日，工人报

阿吉特，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印共毛前身之一）

译者：红色文献翻译

过去几十年中，毛主义者将马列毛主义（MLM）建设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指挥和指导思想，并通过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实践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得出这一结论。一方面，相比以往，发动人民战争或是积极准备发动人民战争，现在被认为是毛主义政党的中心任务。相对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马列主义运动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各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加剧了。右倾机会主义、“中间路线”和教条修正主义日益暴露出反革命的本质。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想要隐藏这一点已逐渐变得不可能。以往，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想方设法地唤出了林彪主义这个妖魔，并在时代问题上制造混乱，用以阻止人民运用马列毛主义。[1]这一图谋失败了。由于背离马列毛主义和革命道路，这些投机者被迫更明显地暴露出自己的原形。[2]但是右倾投机分子还没有放弃。有些人转而在不与他们过去的道路决裂的情况下接受毛主义。对他们而言，他们自己的船已经破烂不堪，马列毛主义就不过是这样一条方便扬帆起航的船。随着阶级斗争的每一次推进，修正主义和其它外来思潮都会换一副新的面孔，这是革命的规律。因此，马列毛主义中出现这样的机会主义倾向并不令人惊讶。

但是毛主义者当然有责任去反对这样的机会主义策略。不幸的是，毛派内部坚持的一种错误认识正变成革命斗争的阻碍。这同样是在向右倾机会主义策略让步。这个错误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将马列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者划上等号。在术语上，把毛泽东思想改成马列毛主义显然能更准确和科学地解释毛主席的贡献。同样地，为了和现代修正主义划出一条更清晰的界限，这么做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没能弄清马列毛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一回事，马列毛主义一词的采用就只是术语上的变化。那么，这就给了上面提到的新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这种错误的认识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种认识产生于形式主义地看待整个问题。正如在以往的文章中所说明的那样，“诚然，列一张比较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的异同的清单并不能揭示什么新东西。但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警惕，避免落入那些毛主席反对者的形式主义陷阱，毛泽东思想和毛主义不是一回事。后者有新的内容。毛主义在思想上到达了新的高度。而这新的突破，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总体来看，这一突破在于与片面地理解毛主席贡献的普适性这种做法决裂，同时它让我们的理论体系有了质的进步。显然，任何因循守旧的思想都无法动员领导全党发动这次决裂。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实现

这一强大的思想整风的巨大潜力，这一任务只能部分地完成，更糟的是任由自来完成。” [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建立者已将毛泽东思想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第三个乃至更高的阶段，并将其作为同修正主义决裂的基石。他们把这种思想应用于构建革命路线和指导实践。今天存在的所有毛派政党都起源于这样的飞跃。但从那时到现在，对马列毛主义的运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不必详细说明整个过程。但显然，这一进步是同各种反动倾向的斗争取得的——它们反对牢固掌握毛主义的普世性。

这是一场仍待完成的斗争。让我们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人民战争理论。尽管毛泽东思想被坚持了下来，但长期以来，主流思潮将它视作只能具体适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理论。这一认识的阴影甚至到今天都在毛派政党中继续存在。然而，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创始领导人清楚地认识了人民战争的普遍性。查鲁·马宗达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译者注：查鲁·马宗达是印共毛主义运动的领袖。）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错误观点的出现呢？这是一种对马列毛主义的背离。直到秘鲁共产党有力地证明了人民战争的普遍性，以及毛主义就是新阶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错误认识才得到纠正。

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及其参与党派都承认：“毛泽东通过他在人民战争上的理论和实践全面发展了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且这是“.....普遍适用于所有国家，但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活用.....”[4]显然，即便通过对毛主义的应用纠正了对毛主席贡献的错误认识，使马列毛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这也依然是“仍未完全理解”的问题之一。但这仅仅是在重复上个世纪六十年的说法吗？不，它反映了一种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当时，它是建立在秘鲁人民战争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的，而这一经验反过来又得到了对毛主席贡献的先进理解的指导，更具体地说，就是人民战争理论。通过尼泊尔的人民战争，特别是将诸如中央政治干预这样的武装起义战术同持久人民战争结合起来，这种先进的理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今天，说接受人民战争的普遍性，却不肯承认和吸取这种先进的经验教训，是毫无意义的。运用毛主义却否定这些人民战争对认识的贡献，是对毛主义普遍性的不完全认识。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在六十年代，查鲁·马宗达同志写道：“.....今天,当我们掌握了毛泽东主席的杰出思想——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现在的最高阶段，为了使我们的得到引导，我们应迫切地应用毛泽东思想重新审视一切，建设一条崭新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奋勇前进。”

对毛主义的应用恰恰就要求这种“评判和重建”。这需要重新审视整个理论体系的问题及其一般发展，特别是对于毛泽东的贡献。为了全面深刻地推进这一点，我们必须对党的路线和实践的全面评价相联系。我们必须学习国际无产阶级全新和先进的经验。对一些政党来说，这将是一个与修正主义决裂并重新走上革命道路的时机。对于已经在革命实践中的其他人来说，将会有一个纠正具体措施的窗口。这时，马列毛主义者的共同的任务是思想政治

整风。这是“评判与重建”的基本要点。而当毛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被宣称是一致的，区别仅仅是表述的优劣时，我们就忽略了“评判与重建”这一重要过程。

六十年代，毛泽东思想的运用是一个同修正主义决裂、在全新基础上建立新政党的问题。当我们完成了这一点，并通过几十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时间点，毛主义运动是否还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整风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印度的经验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

对人民战争路线的坚持为辨别和纠正错误提供了有力基础。但是，无论这次整风是从根本上做到了综合治理，还是说仅仅局限于纠正某些立场，都不是只靠革命武装斗争就能保证的。这一点不能立即得到实践的证实，也是因为只有从长远的角度审视，这种方法上的差异的结果才得到体现。这主要是一个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坚持和保持坚定的问题。这是一个充分运用“政治挂帅”原则的问题。这是个通往共产主义的长期革命中，让党和人民都坚定接受毛主义教育的问题。

此外，即使运用“毛主义”这一形式只被视为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的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但这不也需要从意识形态到政治领域的整风吗？“斗私批修”是 WCJ 文化 dageming 的重要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试图通过歪曲或割裂毛泽东的教导来传播其有害思想。毛主义者必须加深自己对理论思想的理解，尤其是对毛主义普遍性的理解，以此来防止与扑灭修正主义思潮。这两项任务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以我们已经是毛主义者作为借口，就把对自己意识形态的磨砺、整风晾在一边，那么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就会被削弱。

用秘鲁共产党的文件的话来说：“……以高举、捍卫和运用毛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本质这一论断为指导，力求更多更好地界定毛主义的内容和意义，这样重新分析毛主义是紧迫和至关重要的。” [5] 我们前面提到过，重新审视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包括学习国际无产阶级全新、先进的经验。我们如何判断它先进与否？实践的检验无疑是标准。但如何理解这一点——尼泊尔和秘鲁人民战争的经验是否代表着一种先进的理解，如今已成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若依靠短期内取得的进展或受到的挫折以及武装斗争和镇压的程度来判断这一问题，这将是对实践标准的错误应用。同样，贬低这些在弱小国家所得的教训也是错误的。在这两种观念中，都明显缺失了对思想理论的重视。没有它，实践的标准就会沦为经验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就被破坏了。在建设马列毛主义的斗争中的重要一课就是更深刻地领悟了毛的发现，即在无产阶级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 [6] 在革命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的支持下，思想理论就能得到发展。对现有理论取得新的、更深层次的、更先进的理解，而新的理论体系也得到了发展。我们必须主要根据马列毛主义来判断是否有这样做的必要。毫无疑问，因为一场革命的特殊性，其经验教训不能机械地运用于其它地方。

但这对马列毛主义自身同样适用。如果一场独特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承受住了马列毛主义的检验，如果这些经验教训展现了一种新的认识与行动的方式，那么我们必须得到坚持和应用这些经验。这同样也是对一个政党运用马列毛主义的考验。放弃有意识地掌握这种先进的理解会使我们失去什么？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许多年前，印共（马列）亚纳萨克蒂派尚未分裂的中央委员会拿出了一项评估文件。该文件指出，他们面临挫折的原因是没有采取战术反攻。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的是，这种“整风”事实上可以在不与共产党雷迪派路线（纳吉雷迪路线的一种变体）的“阶段理论”<sup>[7]</sup>决裂的情况下提出。实际上，整篇文件自身就是试图将共产党雷迪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查鲁·马宗达的路线结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尝试。

但为什么它有教育意义呢？毛派对“阶段理论”的批评中有一个突出的趋势，那就是亚纳萨克蒂派未能发动针对当局政权的武装斗争。这也被认为是“阶段理论”的症结所在。这与毛派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毛派坚持进行武装斗争，把革命运动发展到对国家政权发动人民战争的阶段。在印度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比较，对于揭露这种反毛主义理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对“阶段论”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过分强调，也使人们难以进一步探讨并指出这一理论否定了战争的推动力这一事实，而战争的推动力才是战争的真正本质。这使对“阶段论”的批判变弱了。这让像亚纳萨克蒂派这样的领导团体留有了余地，使他们能假装对自己的策略做了纠正。

亚纳萨克蒂派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站在人民战争的视角上，以新颖、先进的理解和经验来审视整个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印度的经验。在亚纳萨克蒂派的特殊情况下，一群同志认真地试图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回顾他们的过去，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同过去路线的决裂，不像仍然在纳吉雷迪路线的泥潭中挣扎的其他部分人。这使这些同志们坚定地认识到，正确把握毛主义，而不仅仅是接受毛主义，是将印度毛派统一为一党、成为一个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并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合为一体政党的关键问题。今天，当右倾机会主义口口声声支持马列毛主义，以便搭上真正毛主义者正在进行的统一进程的顺风车时，这一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再次说明，深化对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主义的理解，与那些模糊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巨大飞跃的人坚决斗争，这些都至关重要。

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供稿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 见于《建设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中的斗争》，纳萨尔巴里，NO:2。

2. 在印度，印共（马列）的红旗是个有力的例子。在最近的分裂中，一个派别提出的一项指控是关于另一个派别“偏离”他们清除毛派立场的共同立场，比如两线斗争！

3. 《建设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中的斗争》，纳萨尔巴里，NO:2。
4. 《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万岁》，1998年版，59页。（这是革命国际主义运动（RIM）1993年的文件，不是阿吉特所提到的那个。）
5. 《毛主义. 关于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出自《秘鲁共产党和毛泽东》，1987，着重强调。
6. 《哲学讨论》。
7. “首先是经济斗争，然后是保卫经济利益的武装斗争，再然后是争取政治权力的武装斗争”，这就是这种反毛派理论的观点。对于这一“阶段理论”的批评，可见于《中央改组委员会的拒绝，印共（马列）对军事路线的看法》，春雷，NO:1（发布于《将胜利的世界》，NO:6）